

蘇聯對日本的軍事壓力

楊合義

最近幾年來，蘇聯駐遠東的兵力，隨著亞洲國際情勢的惡化，不斷在加強，而且頻頻在蘇聯遠東濱海地區及日本外海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甚至在堪察加半島、庫頁島以及日蘇爭執中的擇捉、國後二島等擴建軍事基地，並駐防重兵。今春中南半島戰爭爆發後，蘇聯更調派大批艦艇軍機南下，進駐越南金蘭灣、蚬港等基地，並且將「明斯克號」航空母艦及TU 26型「逆火式」(Backfire)超音速長程轟炸機配置於遠東地區。蘇聯這一切軍事動態，在在都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這種緊張局面何以形成？蘇聯的目的何在？又日本將如何對付？要了解這些問題，必須先從日蘇敵對的歷史背景談起。

一 日蘇敵對的歷史背景

日蘇是世仇，在本世紀前半，不到五十年間已發生過四次戰爭，即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一九一八——二五年的日本出兵東西伯利亞、一九三八——三九年的滿蒙之役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週戰爭」。導致這些戰爭的原因，雖然不盡一致，但却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因素，就是日本「北進」政策與蘇聯「南進」政策的衝突。

如衆所知，蘇聯自帝俄時代企圖問鼎太平洋以來，就以攫取不凍港爲其第一目標。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俄國趁機誘逼中國簽訂「北京條約」，割取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從而在遠東獲得第一個不凍港——海參崴。不過，海參崴在地理上過於偏北，而且由海參崴出太平洋，必須經過日本控制下的宗谷、津輕、對馬三海峽，俄國船隻勢難自由通行。緣此，俄國盼望在黃海或渤海濱另覓一處不凍港，以便從西伯利亞經中國東北、朝鮮半島以出太平洋。然而在俄國勢力尚未進入黃海或渤海之前，日本已發動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九五），打敗中國，依「馬關條約」割取遼東半島，並控制朝鮮半島。這種事態的出現，俄國當然不能坐視，於是另一方面慫恿德法共同出面干涉，一方面集結五萬餘陸軍於海參崴，並派遣二十九艘艦艇巡弋中日海面，以威脅日本^①。

註① 近代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近代史」，第二四〇頁。

結果終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於中國。

甲午戰爭後，俄國爲鞏固其在遠東的優越地位，並防日本繼續北進而阻礙其經由黃海出太平洋的野心，急謀奪取中國東北。其策略是利用清廷仇日的心理，展開對中國的「偽善」外交，以誘使中國「聯俄制日」。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加冕，清廷派李鴻章往賀，俄國政府趁機誘騙李氏簽訂「中俄密約」，規定兩國共同對日，而以中國允俄興建中東鐵路爲報酬。接著，俄國又於一八九八年向中國強租旅順、大連，並逼中國同意其興建南滿鐵路以通旅大。如是，在短短三年內，俄國便完全實現其經由東北出海的野心。然而，俄國並不以此爲滿足，一九〇〇年更利用拳匪之亂，進兵佔領東北，而亂後竟藉口多端，不肯撤兵，延至一九〇四年遂引發日俄戰爭。

本來日本對俄國干涉遼遼，早已銜恨至深，如今又見俄國侵佔東北，更是嫉恨，乃積極爭取與國，以爲抗俄的後盾。日本爭取的對象是英國和美國，因爲英國在華擁有最多特殊利益，須倚日本爲其東方的看門犬，而美國亦視日本爲西太平洋的反俄先鋒，彼此利害一致，故一拍即合。日本既博得英美的支持，乃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以海軍先襲擊旅順俄艦，繼又殲滅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於對馬海峽，而陸軍亦累戰累勝。結果俄國大敗，經美國調停，於一九〇五年與日本簽訂了「樸資茅斯條約」。依此條約，俄國除了割讓南庫頁島與日本外，還將旅大租借權及南滿鐵路並沿線附屬權利一概轉讓予日本。至此，俄國長年以來企圖經由黃海出太平洋的夢想，遂完全破滅了。

經過這場戰爭後，日俄爲謀共同瓜分滿蒙，反而由對立轉爲勾結，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十年間，先後簽訂四次密約，私自劃分南北滿及內外蒙的勢力範圍，並規定互相尊重彼此在華的權益^②。不過，這種妥協的局面，究竟是短暫的。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大革命，引起國際干涉，日本見有機可乘，竟於翌年與英美法等國共同出兵東西伯利亞。一九二〇年，日本更藉口俄國革命黨殺害日本人，而增兵佔領北庫頁島，至一九二五年始與蘇聯新政權簽約撤兵^③。

其後，蘇聯爲全力推動其「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在遠東方面採取守勢。故自一九二五年起，至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爲止，日蘇關係又暫時獲得短期的安定。但在日本佔領整個東北，並成立偽「滿洲國」後，中蘇邊界實際上已變成日蘇邊界，是以日蘇關係又再度趨於緊張。唯自一九三三年起，歐洲方面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已開始執政，對蘇聯構成嚴重的威脅，史達林爲避免蘇聯東西兩面受敵，乃於一九三五年以低微代價將中東鐵路轉讓予「滿洲國」，以討好日本。迨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史達林才開始對日採取強硬態度，以致釀成一九三八年的「張鼓峯事件」及一九三九年的「諾蒙漢事件」。在這兩次

註② 祁璣著「東北掌故」（政經篇），第一五五—六頁。

註③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十五卷，第十三—十四頁。

衝突中，蘇軍連戰皆捷，僅諾蒙漢一役就殲滅日本關東軍一萬餘人^④，爲日俄戰爭的失敗，報了一箭之仇。不過，蘇聯並未乘勝追擊，因是年德國已進攻波蘭，蘇聯不得不罷兵而與日本言和。

一九四一年，日蘇又再度勾結而簽訂了所謂「日蘇中立條約」。其背景是，當時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已獲得相當進展，擬進兵南洋羣島，以攫取戰略物資，而蘇聯則因德國的軍事威脅日增，亦盼望日本南進，從而與英美起衝突，以免除東顧之憂。然而此項條約，只是基於互相利用的暫時結合，談不上真誠的合作，一旦利用價值消失，隨時都可毀約，而事實也是如此。一九四五年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蘇聯終於出賣日本了。是年二月，史達林先與羅斯福、邱吉爾簽訂「雅爾達密約」，至四月蘇聯便對日宣佈廢除「日蘇中立條約」。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不作正面答覆，而委托蘇聯代爲斡旋，不料蘇聯反而封鎖消息，暗中加緊運兵遠東，準備對日作戰。美國見日本毫無反應，乃於八月六日向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而蘇聯亦於八日對日宣戰。翌日，美國又投第二顆原子彈於長崎，同日，蘇聯亦分兵三路，以雷霆萬鈞之勢侵入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展開凌厲攻擊。日本知大勢已去，乃於八月十四日全面投降，二次世界大戰就此宣告結束。

當日本宣佈投降後，蘇聯趁勢奪回南庫頁島，並進佔包括日本「北方四島」（擇捉、國後、色丹、齒舞）的千島羣島，將鄂霍次克海劃入其內海。接著，蘇聯又向盟國要求參加對日本的佔領管制，企圖將北海道置於其佔領下，以便徹底控制整個鄂霍次克海^⑤。唯蘇聯此一陰謀，因中美反對，遂未得逞。其後，蘇聯爲確保其出太平洋的安全，於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會時，又提議宗谷海峽、根室海峽、津輕海峽及對馬海峽等非武裝化，結果又被盟國所拒絕^⑥。

從以上所述，可知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日蘇兩國一再發生衝突，主要是由於蘇聯南進政策與日本北進政策所造成的。如今日本雖已無力再北進，但在蘇聯看來，日本之存在，依然是其南進政策的一大阻力。何況戰後日本復元迅速，已成爲世界經濟強國，憑其強大的工業生產力及高水準的科學技術，只要有意重新武裝，隨時都可躋身軍事強國之林，而再度成爲蘇聯的勁敵。因此，在蘇聯的構想中，必須有效控制日本，否則亦要使其中立化，甚至成爲第二個芬蘭。蘇聯一直不放鬆其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其主要原因就在此。

註④ 同註②，第一九五頁。

註⑤ 李邁先著「俄國史」下卷，第六八三頁。

註⑥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西村熊雄著「日本外交史」第二十七卷，第二五〇—二五一頁。

二 蘇聯在遠東的軍事態勢

二次大戰以後，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部署，起初是以美國和日本爲主要對象，故偏重在海空軍，但自一九六〇年代後半起，由於中蘇共關係日趨惡化，邊境衝突時起，蘇聯乃在遠東加強地面部隊，以對付中共。其後，隨著遠東國際情勢的緊張，蘇聯不斷增強其遠東兵力，尤其最近幾年內擴張的幅度更大。根據日本防衛廳的調查^⑦，迄一九七八年爲止，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部署大致如下：

陸軍：蘇聯陸軍共有一百六十八個師，約一百八十三萬人，其中約相當於四分之一的四十三個師，四十萬人部署在中蘇邊境，分屬於西伯利亞、貝加爾湖、蒙古、中央亞細亞和遠東等五個軍區；其中與日本有關的是貝加爾湖軍區和遠東軍區。這兩個軍區的兵力，合計約爲三十個師，其部署的重點偏在以海參崴爲中心的沿海邊區。蓋沿海邊區的地理位置，西可牽制中國大陸，西南可進出朝鮮半島，並可從海參崴渡海東侵日本。

空軍：蘇聯空軍擁有作戰飛機約八千六百架，其中部署在遠東者幾佔四分之一，約二千架，包括轟炸機五百架，戰鬥機一千四百架，偵察機一百四十架。在編制上，遠東的蘇聯空軍分爲前線、遠距離、海軍、防空、運輸等航空隊，其中與日本直接有關的是遠距離航空隊和海軍航空隊。遠距離航空隊部署在內陸地區，其活動半徑遠達中國大陸全境及亞洲邊緣部分。海軍航空隊部署在從日本海至鄂霍次克海的沿岸地帶，活動範圍涵蓋日本海及西太平洋海域。

海軍：蘇聯海軍共有艦艇約二千四百二十艘，四百二十萬噸，分編爲北洋、波羅的海、黑海及太平洋四個艦隊。太平洋艦隊擁有艦艇約七百五十五艘，一百三十三萬噸，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左右；其內容爲：巡洋艦十艘，驅逐艦三十艘，護航艦五十艘，潛水艇一百二十五艘（其中原子潛艇五十艘），補助艦二百四十艘，其他約三百艘。太平洋艦隊以海參崴爲總司令部所在地，其活動範圍包括太平洋及印度洋。

以上兵力部署，無論量或質都相當可觀，其中對日本威脅最大的是海軍，其次是空軍，再次是陸軍。根據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書的分析，蘇聯與美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可能動員其遠東海空軍力量，先摧毀日本、琉球、菲律賓的美國海空軍設施以及美國第七艦隊，以確立其在日本周圍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並切斷自美國及中東至日本的補給線，然後再派遣地面部隊由北海道登陸，以進佔日本^⑧。可見蘇聯對日本的武力攻擊，是以其遠東的海空軍爲主力。

不過，就目前的情勢看來，蘇聯尚不至於對日本發動軍事攻擊，其最大的原因是「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而且，蘇聯對外

註⑦ 一九七八年度「日本國防白皮書」，第三〇—三四頁。

註⑧ 「世界週報」，第五九頁，一九七九、六、十九。

的侵略，一向有其傳統性的原則，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非在必要時，決不輕易出兵。十九世紀末對中國的侵略或二次大戰末期參加對日作戰皆是其例證。因此，在現階段中，蘇聯只有繼續擴張其遠東的兵力，以保持其在東北亞的軍事優勢，並以此武力為後盾，對日本進行「砲艇外交」，以迫使日本走向中立，甚至擺脫美國而投向蘇聯。

根據日本防衛廳的情報透露，蘇聯為增強其遠東的戰力，特擬訂一套更新武器及擴建基地的計劃，並規定自一九七八年初起，逐步付諸實施。其計劃內容包括：(1)遠東空軍配備可裝載核子彈頭的新一代空對地飛彈，(2)海參崴周圍及庫頁島南部配置米格23、25型飛機，(3)在堪察加半島及庫頁島建設大規模的海軍基地，(4)兩艘莫斯科級巡洋艦（載有反潛直昇機）之中，調派一艘於太平洋海域^⑨。此項計劃全以增強海空軍為目的，顯然是針對日本以及太平洋的美國海空軍。

唯最近一年內，蘇聯在遠東的軍事擴張，實際上並不止於此。去年夏天，日本與中共簽訂列有「反霸條款」的所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前後，蘇聯為示報復，一方面在蘇聯遠東濱海地區及日本北方領土附近，頻頻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或示威性的活動，同時在日蘇爭執中的擇捉、國後二島增設軍事基地，並進駐一個師的兵力。今春蘇聯又利用中越共戰爭的機會，調派大批艦艇軍機南下，進駐於越南金蘭灣、峴港等基地。而最近更將「明斯克號」航空母艦及TU 26型「逆火式」超音速長程轟炸機配置於遠東地區。「明斯克號」是屬基輔級航空母艦，以反潛作戰（ASW）為主要任務，艦上配備反潛飛彈，並搭載飛機，具有高度的攻擊力。TU 26型「逆火式」轟炸機，其行動半徑五千公里，最大續航程達八千五百公里，不僅可從蘇聯遠東沿岸直飛關島、中途島，若獲得空中加油，甚至可直飛夏威夷。因此，「明斯克號」航空母艦和「逆火式」轟炸機之出現於遠東，對日本的安全實已構成嚴重的威脅。

另一方面，隨着蘇聯遠東軍力的增強，蘇聯軍機與艦艇之通過或接近日本領空領海的次數，亦愈來愈頻繁。根據日本防衛廳的統計，蘇聯軍機對日本領空之侵犯或接近，每年約為二百架次，而艦艇之通過對馬、津輕、宗谷三海峽者，為數更多，約為三百艘^⑩。此類軍事行動，除了收集情報外，還兼有示威作用。

蘇聯如此擴張其遠東兵力並對日本進行示威性的軍事活動，顯然有其積極的政治目的和戰略目標。就政治目的而言，自日本與中共簽訂「反霸條約」後，緊接着美國與中共也閃電宣佈建交，此一情勢的發展，在蘇聯看來，無異是中共聯合美日包圍蘇聯的前奏，因此，蘇聯不得不對具有媒體作用的日本施加壓力，以阻止中共進一步誘使美日組成反蘇同盟。至於戰略目標，蘇聯是想排除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勢力，從美國手中奪取太平洋的制海權，從而切斷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的交通，並封鎖日本與中共。總之，蘇聯這一連串的軍事措施，儘管不是專對日本，但就其影響而言，日本却首當其衝；面臨這種危機，日本將如何應付，實

註⑨ 同註⑤。

註⑩ 同註⑦。

爲當前自民黨政府的一大課題。以下就介紹日本的對策。

三 日本的對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在美國的援助下，從廢墟中開始走向復興的坦途，至一九六〇年代已躍升爲世界經濟強國，使人對日本不得不「士隔三日，當刮目相看」。然而日本並未配合其經濟發展，同時重建其武裝力量，故在軍事上，日本至今仍屬弱國。其主要的原由是日本人經歷二次大戰後，受失敗與毀滅的刺激，絕大多數痛恨軍閥，厭惡戰爭，以致反對重新武裝，而且戰後日本新憲法第九條亦明文規定日本「永遠不再維持陸海空三軍以及其他一切戰爭潛力」^⑩。

儘管如此，日本亦有一支不爲憲法所認定的武裝力量，卽自衛隊，係由一九五〇年所成立的「國家警察預備隊」蛻變而來的。這支武裝力量，其規模相當有限，成立當初兵力才七萬五千人，其後雖一再擴充，但至今仍未超過二十五萬人。根據資料記載，日本自衛隊現有的總兵額爲二十三萬八千人，其中陸上自衛隊十五萬五千人（包括陸上預備隊三萬九千人），海上自衛隊四萬人，航空自衛隊四萬三千人^⑪。至於裝備方面，主要者大約爲戰車八百輛，裝甲車六百輛，艦艇一百二十艘，軍機八百架。如此兵力，實在不足應付外來的強勢侵襲，因此戰後三十餘年來，日本的國防幾乎全賴美國給予保障，甚至日本對外貿易孔道的安全，也依靠美國。

美國對日本的協防，亦有其本身的國家利益。因爲日本在西太平洋中是居於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其一連串的島嶼，沿着亞洲大陸向南北延伸達二千哩，構成一個堅強的堡壘，對美國而言，實爲對抗蘇聯和中共在亞太地區擴張勢力的最重要據點。因此，當一九五一年日本在舊金山和會中重獲獨立地位後，美國爲使其兵力可以繼續留駐日本，乃主動要求日本與美國簽訂了安全條約。從此以後，日本也就開始與美國同其命運了。

唯一九五一年的美日安全條約，並未獲得日本民意的擁護，尤其日本左翼份子及和平主義者的反對更是強烈。原因是條約中規定美國在日本境內及其周圍保持兵力，數量和時間均不受限制，但却未規定美國有防禦日本的義務，而且容許美國可利用日本的基地，將兵力派往遠東任何其他地區，並可自由帶進包括核子武器在內的任何武器，同時還准許美國使用其兵力以維持日本國內的治安^⑫。爲了改善這些不平等條款，日美雙方在一九六〇年又簽訂了一個新約，卽「日美互助安全保障條約」（簡稱「日美安保條約」），其要點如下：(1)美軍得繼續在日本駐留十年；(2)當雙方在日本領土內受到攻擊時，兩國有立即採取行動的義務；(3)美國在日本的兵力轉用於其他地區或改變其原有裝備，應事先與日本咨商；(4)駐日美軍不負日本治安任務；(5)條約有效期間爲

註⑩ 紐先鍾編譯「日本再認識」，第九九頁。

註⑪ 世界週報「臨時增刊號」，第一二二頁，一九七七、十一、五。

註⑫ 同註⑩，第一〇九頁。

十年，屆期如一方要終止條約，須在一年前通知對方，否則得順延十年^⑭。此項條約雖仍遭受左翼份子的強烈反對，但其內容大致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七〇年屆期時又順延十年，迄今其效力仍持續中。

由於「日美安保條約」之簽訂，使日本自一九六〇年代起變成了美國的平等夥伴，大大提高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在美國長期保護下，日本既無外患之憂，乃專心致力於經濟發展，從而創造了日本歷史上空前的繁榮時代。對於日本這種成就，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均坦白承認是「日美安保條約」所賜。可見安保條約之存在，對日本是何等的重要。不過，日本對美國協防的信心，自進入七十年代以來，已開始發生動搖。此中原委，固然與美國改變其對遠東政策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勢力衰退與蘇聯勢力的相對擴張。因此，自美國與中共開始接近以來，日本在國防外交上，雖仍以日美安保體制為基調，但在處理亞洲鄰國的事務上，已不再完全追隨美國了。一九七二年，日本不顧中華民國的抗議而與中共建交，就是最具體的例子。

日本所以急於改善其與中共之間的關係，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妄想聯合中共以對抗蘇聯。因為在日本看來，中共與日本相鄰，又是軍事「大國」，如能使其化敵為友，或可成為對抗蘇聯的夥伴；即使不能，至少亦可減少一股敵對的力量。可是日本却忽視了一點，就是與中共勾結，必將捲入中蘇共霸權鬥爭的漩渦中，而無以自拔。其後，事實證明是如此。

遠者不談，就以去年八月日本與中共簽訂有「反霸條款」的所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而言，事實上日本已飽嚙「反霸」的苦果。前面已提過，在該項條約簽訂後，蘇聯為示報復，立即在日本北方的國後及擇捉二島增設軍事基地，駐防重兵，並在日本外海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或示威性的活動。而且，該項條約還激起了一連串的霸權連鎖反應，從而導致今春的中越共戰爭，使原來已經動盪不安的亞洲更趨於紛亂。關於此，日本「每日新聞」專欄作家松岡英夫曾評述如下：「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一方面助成了美中（共）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促使蘇俄加強了所佔日本北方島嶼上的武裝，並逼促蘇俄與越南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越南憑仗着與蘇俄的這個友好條約，遂敢於出兵侵攻高棉；越南的出兵，又引發了中共此次對越南的武力制裁。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所引發起來的。……所以日本不可避免的要捲入亞洲大陸當前這些紛爭之中，日本也無法推卸咎責。……日本今天祇好吃其惡果」^⑮。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總之，日本改善其與中共的關係，結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害。因此，當中越共戰爭爆發後，日本深怕被捲入漩渦，特別謹慎應付，僅呼籲「雙方善自約束，儘速撤兵停戰」，而不敢偏袒任何一方。另一方面，為了應付蘇聯急速擴張遠東軍力所造成的新危機，今年五月初，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特飛往華府與卡特進行磋商。會議中，大平向卡特表示，日本希望美國能在此一地區維持可靠的嚇阻力量，同時也願本身在安全與和平的維持上，承擔較大的責任^⑯。而日本防衛廳官員在大平出發之前，更具體的向美國

註⑭ 同註⑪，第一〇九—一〇七頁。

註⑮ 黃天才「日本飽嚙『反霸條款』的苦果」，中央日報，一九七九、三、二〇。

表示，要求美國至少將兩艘航空母艦永久駐留西太平洋，以鞏固亞太地區的安全^⑭。對於日本的要求，卡特已當面向大平保證，美國將在未來數年，維持並改進美國在東亞軍事能力的品質。而日本也應美國方面的要求，已決定增加國防預算，以增強本身的防禦力量。根據報導，日本防衛廳建議一九八〇年會計年度的國防經費為一百十四億美元，較今年度增加百分之九點六，主要將用以提高防空及自衛隊的作戰能力，俾「應付軍事突發事件」^⑮。由此察之，爲了對抗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威脅，今後美日兩國在軍事上必將更爲合作，同時日本也會積極擴建其軍備，以強化本身的防衛能力。

結語

在蘇聯全球戰略中，遠東是其重要的一環，因此在兵力部署上，蘇聯在此一地區，經常維持強大的陸海空三軍，而且不斷在擴張中，迄目前爲止，已足以與美國相抗衡。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是想排除美國在遠東的勢力，以實現其獨霸太平洋，並封鎖日本和中共的野心。不過，蘇聯在未有絕對把握壓倒美國之前，尚不至於採取軍事冒險。因此，在現階段中，蘇聯唯有繼續擴張其遠東的兵力，以確立其在東北亞的軍事優勢，同時加強其對日本的軍事壓力，以阻止日本、美國、中共的三角聯盟，甚至迫使日本擺脫美國而投向蘇聯。

面臨蘇聯這種軍事威脅，日本因受憲法禁止建軍的限制，當然無法單獨對抗蘇聯。因此，日本欲想確保其安全，只有繼續依賴美國，在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下，一方面強化自衛隊的作戰能力，一方面利用國民仇蘇的心理，激發國民，使其改變反戰的觀念而贊成建軍。根據一九七七年日本防衛廳所做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日本人民已有百分之八十三贊成維持自衛隊^⑯，甚至過去反戰的公明黨也不再反對自衛武力了。足見日本之重整軍備，已不是贊不贊成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此外，日本在飽嚙「反霸」的苦果後，已重新評估臺灣對日本戰略上的重要性。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日本防衛廳長官山下元利在向國會提出的一九七九年「國防白皮書」中，特別強調朝鮮半島及臺灣是日本戰略防衛的兩翼，而臺灣則尤爲日本海上運油的通道，爲日本經濟命脈之所繫^⑰，就是其例證。

總之，日蘇是世仇，中蘇共是一丘之貉；蘇聯不可能放鬆對日本的軍事壓力，中共亦不可能幫助日本對抗蘇聯。因此，爲鞏固東北亞及日本的安全，日本唯有加強與中、美、韓三國的合作，才是正途。

註^⑭ 中國時報社論「從大平訪美看日美關係」，一九七九、五、五。

註^⑮ 星島日報專論「日促美增強太平洋防衛」，一九七九、四、二五。

註^⑯ 中央日報，一九七九、八、三十。

註^⑰ 同註^⑯，第一八〇頁。

註^⑱ 中國時報社論「亞太戰略情勢與國際關係」——初評日本防衛廳年度報告，一九七九、七、二六。